



明日歌

凤凰子飞

MINORICE
FENGHUANGZIFEI



师徒缘尽，后会无期。

楚惜刀

CHUXIDAO
WORKS

作品

明日歌
鳳凰子飛

MINGRI
FENGHUANGZI



师徒缘尽，后会无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日歌·凤凰于飞 / 楚惜刀著.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391-8158-5

I. ①明… II. ①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7114号

明日歌 凤凰于飞 / 楚惜刀

责任编辑 杨颖

特约编辑 张周余言

装帧设计 八牛梦柔

封面绘图 李堃

美术编辑 彭蕾

责任校对 瞳瞳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版人 张秋林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

开本 145mm×210mm 1/32

字数 220千

书号 ISBN 978-7-5391-8158-5

定价 22.0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2—712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明日歌·凤凰于

目录
CONTENTS

飞



(一)	立志	001
(二)	开帮	003
(三)	学艺	006
(四)	出师	011
(五)	偷门	016
(六)	莫测	017
(七)	水穷	019
(八)	攻守	101
(九)	虎穴	114
(十)	立锥	126

明日歌·凤凰于

飞
CONTENTS

(十一) 困斗	141
(十二) 临局	154
(十三) 侧围	168
(十四) 径庭	182
(十六) 谋皮	198
(十七) 摘星	213
(十八) 宝山	231
(十九) 相忘	243
(尾声)	260
(番外) 有凤来仪	264
(后记) 天外凤凰来	29



{一}立志

MINGRIGE
FENGHUANG YUFEI

明日歌·凤凰于飞

“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琴娘吟诵这些教条时，不知不觉地锁起了眉，她哪里是在读给面前的凤凰儿听呢。

宝靖六年春天的一个清晨，暖洋洋的日光斜射进江陵城西四海教场的书房中，青衣装扮的琴娘平静地念出一条条清规戒律：“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

吟完一页，她才觉察对面无人，微微变色，站起身叫道：“凤凰儿，凤凰儿……”

依旧没人答应。她并不慌张，悠然走出屋去，张目一望，四下静寂无人。几株红艳艳的海棠开得正旺，映得眼前亮亮的。

她出了院门，拉住外边的一个教头问，那教头说是凤凰儿往后园去了。她拎起裙角，三步并作两步，心中竟有一丝畅快，没几下奔到后园。花丛中一个年约十岁的垂髫幼女，正蹲在地上摸索，见她来了，仰头一笑。

琴娘凝目看那小猫儿般的身影，心想，这丫头虽没学得她娘的娴

静文雅，可正是这欢蹦乱跳的热情，让这四海教场充满了生气，一扫五年前湘姐去后的沉寂。

“凤凰儿，你又在拾垃圾！”她故意沉下脸，拾起凤凰儿的手看，小手乌黑乌黑的。小丫头还满不在乎，傻呵呵地朝她一笑，眼睛清澈如花瓣上的露珠。

琴娘只能叹气：“这回又拣了什么？”

“琴娘你看，是圆圆针。”凤凰儿举起三根银针，银针在阳光下泛出妖异的青光。

“哎哟，这是什么？”琴娘也不认识，拿了一根来看。

“昨晚那个蒙面人没打中爹，落在地上的。”

琴娘吓了一跳，像被烫到似的丢了那针，连带把凤凰儿手上的也摔下：“阿弥陀佛！那可是喂了毒的，要死了……快跟我洗手去。”使劲儿抱起她就走。

凤凰儿犹在可惜地上的针，很不情愿地挣扎了两下。

回到房里，凤凰儿东张西望，眼睛骨碌碌地转得比风车还快，身子扭来扭去，就是坐不定。琴娘拿起书，旋即放下，重重地叹气：“你爹回来要考你功课，你屁股还想挨打不成？”

凤凰儿似乎有点怕，缩起身子伏在桌子上说：“爹最听琴娘的话了，琴娘说不打，他就不打。”琴娘脸上红彤彤的，用书轻敲她一记，爱怜地道：“你呀，成天不用功，贪玩成性，唉。”稍一沉吟又道，“《女诫》你既然不爱读……”

“琴娘，我要听传奇故事。”

“荀灌娘单骑闯重围、花木兰替父从军都说过很多回了。”好脾气的琴娘温婉地微笑，“这回就说……就说红线盗盒的故事。”

凤凰儿来了兴趣，眼睛透亮：“盗盒？那红线是个贼？”

琴娘笑着摇头：“那红线原是潞州节度使薛嵩府上的一名青衣，



但是没人知道，她还是那个身怀绝技的女子……”说到这里心下一怔，同是青衣，红线为世人艳羡仰慕，那种纵横驰骋的恣意畅快，是她所不能想象的。

女儿家在这乱世或许该学点本事。琴娘一面叙说，一面也沉浸到那传奇人生中去了。

她的语声如梦似幻，一个神奇女侠的故事徐徐展开，凤凰儿安静地听着，眼中光芒闪烁。说到红线一夜往返七百里，盗得魏郡田承嗣的金盒，消弭了一场战祸时，凤凰儿直拍小手，张口就问：“好人也做偷儿？”

琴娘侧过头，她没深究过这个问题，似乎也是可变通的，又恐教坏了小孩子，沉吟不语。凤凰儿见她不出声，自言自语道：“凤凰儿偷过阿强的蚂蚁，凤凰儿是好人，那红线也是好人。”

琴娘莞尔。她笑时眼角上扬，温婉平和。凤凰儿觉得这一笑便是肯定自己的判断，越发高兴，凑在她身上要听后面的故事。

琴娘细细说下去。等听到结尾处红线悄然远遁时，小丫头欢喜地跳下凳子，扬起双臂就往外跑，嘴里嚷道：“我要练轻功去。”

琴娘一把扯住她的衣裳：“不许去，背好《女诫》再说。”她想严词厉色，却因动了念，对凤凰儿想学武之事便无法狠下心肠不允。凤凰儿嘻嘻一笑，扮个鬼脸道：“我练得累了，就回来背书。”

这笑容天真得可融冰雪，琴娘心里喜欢，拿她没办法，只得嘱咐道：“你爹一会儿就从马场回来，记得早点溜回来读书，不然他可要说你了。”

凤凰儿的爹是四海教场的总教头霍四海，为少林俗家弟子，江湖人称“夺命天煞”，为附近几个县城训练乡兵，在江陵一带很有名声。霍家在城外设有马场，筛选的均是一等一的良驹，更备了专人操练了一支骑兵，进退有序，若遇上战争就可出动抗敌。

凤凰儿知道爹一去马场，就是她可以偷懒之时，笑嘻嘻地把小脸贴在琴娘脸颊上，撒娇道：“琴娘对我最好啦。”又缠了她一阵，哄得琴娘笑声不断，这才一蹦一跳地跑出门去。

直到小丫头走得没影了，琴娘才收回目光，落在《女诫》上出了会儿神。这些教条，也难怪小孩子不爱看，连她读来亦觉得苦闷。班昭虽是大家，循规蹈矩得过分，倒不如江湖上的英雄人物风流了。

一想到英雄人物，琴娘的心头浮上一张脸，神情不觉羞涩起来，忙取出正在绣的手帕，凝神穿下一针。

凤凰儿直奔出了书房，转念又绕回后园，把地上那三根银针当宝贝似的藏好了，随后，才心满意足地走去练武场。

这天，霍四海在马场练兵，众乡兵和各教头大半跟随前去，整个教场内只剩了七八个人看守。练武场上，有个叫杨荆的年轻教头正在打拳。凤凰儿大大咧咧地走过去，也不说话，径自站好，照他的招式比画。

杨荆转过身，见状一笑，停了拳脚打趣道：“小凤凰，又来练功？不用读书？”

凤凰儿像模像样地挥舞着手臂，把那招式按自己的意思使完，收拳时颇有大家风范，看得杨荆偷笑。她立定便道：“我念完书才来的。杨大哥你教我这套拳。”

“不成不成！”杨荆很清楚霍四海的规矩，只肯教宝贝女儿强身健体的静坐吐纳，决不传任何套路。这位老爹深知女儿好动顽皮，一来怕她惹祸，二来终究要嫁为人妇，不求她闻名江湖做个侠女，只求她日后相夫教子当个贤妻。

杨荆的师兄赵金龙曾教了她三招擒拿手，尽管是随手教教，凤凰儿使来完全成了“狗爪功”，但赵金龙还是被霍四海严厉地训了一顿，扣了两个月的月俸。

“你不教也行，你练，我看看。”凤凰儿干脆地道。

杨荆的脸皱得像根苦瓜，若霍四海回来看见那还了得？一招“奔雷震天”就可以把他轰出门去。他也不练了，擦擦汗，蹲下身赔笑道：“大小姐，我陪您捉迷藏？”

凤凰儿“哇”的一声就落下两行清泪，如受了天大的委屈，哭得眼角都红了，一面抹眼泪一面抽泣道：“杨大哥真坏！凤凰儿怕给人欺负，要学本事，杨大哥不教我……”

杨荆为难道：“不是我不肯……这套拳实在太……”他练的是霍四海得意的“金雷夺命拳”，光听这名头就知不能教给小孩子。

凤凰儿见他口气松动，也忘了哭，忙道：“那我学别的，好不好？”

杨荆喜道：“好啊好啊，我教你别的。咱们……学什么呢？”他不知不觉入了凤凰儿的套，但求这位大小姐不要再哭出两道瀑布，旁人看了，倒像他一个七尺男儿欺负小丫头似的。

凤凰儿知道杨荆轻身功夫一般，并没想学，见他肯教，立即说道：“我要学你用石头砸小鸟的功夫。”杨荆仍在迟疑，凤凰儿扯住他的裤管求道，“阿强用弹弓能打小鸟，我要比他厉害！你教我，你教我嘛！”

杨荆低头认输，从地上拣了十余枚小石子，取了一枚捏在手里，示意凤凰儿：“喏，这样拿着。”凤凰儿一模一样地捏好，她手小，使不上劲儿，杨荆轻轻一掰，石子就松了掉下。凤凰儿不服气，抢回来捏在手里，用力抓紧了，等杨荆教下一个招式。

她煞有介事，比杨荆他们学功夫还认真，看得他不由得好笑。却也不敢怠慢，在不远处用树枝画了个圈，让她投石子过去。

凤凰儿瞄准一丢，居然只差分毫，越发来了劲儿，就一块接一块地投着。

她投到兴起，索性一下双石连发，一下又天女散花，变着花样玩。全数投完了，却并不急于捡回，稍稍想了想，方一蹦一跳地过去把投过的石子都抱回来。

杨荆赞道：“小凤凰儿，你会动脑子，学得真快！不过手腕要再这么一转，可就更好了。”然后帮她微微调整了下姿势。

凤凰儿再一试，果然顺手许多，大喜，张牙舞爪地丢了一把出去。杨荆正要阻止，正巧有一块石头去势甚急，不偏不倚，“啪”地弹中一人的额头。

那人不知何时闯进教场的，当即骂道：“哪个龟蛋暗算老子？”一眼就望上杨荆，大踏步走过来，对着他就是一推，力道奇大。

杨荆躲闪不及，头后仰着倒退了四五步，这才卸了其中大半劲力。凤凰儿见势不妙，竟不逃走，又抓了一把石子，噼啪打去。

杨荆一见，吓得顾不上自己的安危，背对那人，抱起凤凰儿就走。那人高出杨荆一个头，甚是威猛强壮，伸出大手，一手抓小鸡似的拽住凤凰儿，另一手疾扣杨荆背上大穴，逼得杨荆不得不反身一掌，拆解他的攻势。

那人身材虽高大，身法却也灵巧，略一侧身，身子跟拱桥似的压下，单手撑地，空出两脚，连环踢去，杨荆闪避不及，胸口中招。

杨荆急了，退后几步叫道：“阁下是谁？无端端跑进教场里来做什么？”

那人嘿嘿一笑，露出两排白森森的牙齿，一对狼眼幽幽地瞪住杨荆，傲然道：“叫霍四海滚出来，爷爷跟他算笔账！”杨荆硬着头皮道：“不知阁下尊姓大名？总教头外出，尚未回来。”

那人冷笑一声：“呸，这缩头乌龟听到爷爷来了就跑，真是他娘的龟孙子！”夹紧了腋下的凤凰儿，又道，“你给爷爷搬张凳子来，爷爷坐着等他，看他能躲到几时！”



练武场里这么一闹，剩下的人闻风赶来，琴娘跟在一个教头身后，见凤凰儿被那人抓住，惊得手足发抖。凤凰儿挣扎不已，用尽力气也不能动弹分毫，索性乖乖地不动，一双眼珠子转来转去，不知在打什么主意。

琴娘连连打手势，要她安分些，凤凰儿忽闪着眼睛看琴娘一阵，又凝眉将目光移向别处，若有所思。

琴娘心里着急，叹了口气，知道自己留在这里无用，嘱咐身边的教头看紧那人，悄悄从后门出去，骑了马直往马场奔去。她骑术不佳，几次险些就要跌下，想到凤凰儿身处险境，硬是死死抓牢了缰绳，粘在马背上。

临近马场，有一骑飞驰而出，马背上一人英姿勃发，见她来了，诧异地喝道：“出了什么事？”琴娘一见到他，欢喜不已，连忙勒马，不料收势过急，那马长嘶一声，前蹄腾空，竟将她撂了下来。

她“哎呀”一声尚未出口，已被那人抱在怀中，安抚地问：“伤着没有？”

琴娘睁开眼来，定定心神，深深望了那人一眼。只见他浓眉朗目，面容坚毅，眉心总是皱着，连着印堂，一块块都是起伏的心事。他的眼神却像刚磨快的利刃，直直地刺到心底，琴娘被他一看便慌了神，转过头轻声道：“家里来了仇家，绑了凤凰儿在等你。”

霍四海冷笑一声，扶她站起，往教场的方向看，沉声问道：“有几人？”

“就一人，长得极高。教场里还有杨荆他们守着，却打他不过。”

霍四海跨上马，一拉琴娘，两人一前一后坐好，朝教场赶去。琴娘道：“不多带几人？”霍四海眼望前方，马跑得飞快，他闲闲地道：“我一个不够？”琴娘微一摇头，想到凤凰儿被扣住的模样，心

中不安。

等两人回到教场，见到练武场上的局面，霍四海不由得怒气顿生。连杨荆在内的四个教头居然都恭顺地站在那人不远处，大气不敢出。凤凰儿被那人抱在怀里，脸朝内，看不出伤着了没有。

霍四海疾步走入，当即对着杨荆等人骂道：“没出息的东西！任由别人在你们头上威风，居然个个都傻愣着！”

“爹！”凤凰儿见到霍四海，立即来了精神，长唤一声后，双手乱舞。那人嘿嘿一笑，拎起凤凰儿往身上一扛，龇着牙道：“霍四海，爷爷找你算账来了。你没本事，骂手下出气有个鸟用！”

霍四海“呸”了一声道：“我管教家人，关你屁事！杜得峰，别以为你是什么‘荆南一虎’，就可以把我四海教场不放在眼里。不立即放下我女儿，你只怕走不出这教场！”

一提这绰号，杜得峰可就来了气。他本来和两个弟弟合称“荆南三虎”，在江陵往澧州去的路上安了家“虎门寨”，专门打劫沿途客商，恶名远播。前阵子四海教场的副总教头凌雨风带了骑兵外出拉练，正遇上他们对鼎州的一趟镖下手，于是两边交手，杜得崖、杜得岭两兄弟负了重伤，一个废了只胳膊，一个瘸了条腿。

这次打劫失败后，虎门寨元气大伤，势力一落千丈，江陵府见有便宜可占，索性派大兵平了山寨，仅逃脱了杜氏三兄弟和十余名亲兵，凄凄惶惶如丢了魂的野猫。

杜得峰怎能咽下这口气？安置好兄弟后，头一件事就是要找霍四海的海的四海教场报仇。打听到这天教场里没剩几个人，赶紧就摸上门来，谁知道偏偏这么巧，将对头的女儿擒在手里。

杜得峰狞笑着举起凤凰儿，恶狠狠地对霍四海道：“若是识相，你和凌雨风各自断一臂，自废双眼，爷爷既往不咎。否则，爷爷使劲儿一攒，咱们鱼死网破！”



琴娘惊得心都要跳出来了，扶着一棵树发愣，却听霍四海沉下脸道：“有种你只管试试看！”

他话音刚落，杜得峰一声惨叫，手上一松，已把凤凰儿抛了出去。杨荆反应甚快，就地一滚，垫在地上，正是凤凰儿落下之处。霍四海顿时将双拳舞得密不透风，如奔雷逐日，招招夺命。

杜得峰惨叫不为别的，他方欲吓唬霍四海时，手臂上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知是凤凰儿捣鬼，又惊又怒，连忙丢开那丫头。

他抬手一看，一条胳膊眨眼间黑了大半，且有股痒痒麻麻的感觉沿着手臂爬上，心知大事不妙，急忙抽出腰间佩刀，一连数刀，尽是狠招，想逼霍四海同归于尽。

霍四海知他凶悍成性，瞅准时机避过刀锋，催动护身真气集于双拳，猛地砸上杜得峰两肩。他来势汹汹，杜得峰不敢小觑，举臂提刀，一个“裹脑藏刀式”甩开霍四海双拳，刀尖复又一钩，顺势朝霍四海胸前划去。

两个人一来一去过了十数招，杜得峰已觉支持不住，左手越来越重，头也直发晕。他来时自己的刀上淬了毒，打好算盘要让霍四海尝尝滋味，落个半身不遂。哪里知道出师未捷，反被个小丫头暗算。

不行，挺不住了。杜得峰恨得牙痒痒，拼了全身力气，挽出七朵刀花，使的正是他家传刀法的绝招“涣刀式”，看似是虚晃一招寻求退路的败势，实则暗含杀机，可以败中取胜。

霍四海料他毒发难忍，手上不觉一松，想放他一条生路。杜得峰得势不饶人，欺身赶上就是一刀，霍四海躲闪甚快，只轻轻在胸口划破了一道口子。

霍四海怒喝一声，双拳如飞沙走石，齐齐打向杜得峰。杜得峰这回是非走不可了，边打边退，马上到了教场门口。

霍四海心系凤凰儿，怕她有事，无心恋战，连攻数拳。杜得峰见

势不妙，弃刀阻住霍四海，趁机逃去。

“老爷，没事吧？”琴娘见霍四海受伤，早已拿好了金创药。

“幸好他中了毒，丫头倒立了一功。”霍四海沉下脸，走到凤凰儿跟前。他当时敢说狠话，也是看到凤凰儿举起毒针朝他一晃，饶是如此，回想起来还是心惊。

凤凰儿没有想到退敌的功臣居然是教场中最年幼的她，忽然一屁股赖在地上，肆意地大笑起来，小脚丫锤子似的敲打地面，仿佛为旗开得胜擂鼓庆贺。她这一笑，惹得大人们绷紧的面容也随之放松下来，杨荆和其他教头一边笑着，一边收拾练武场上的残局。

“手上是什么东西？”霍四海皱紧眉头，刨根问底来了。

“喏，昨天的针。早知道这么厉害，我早就动手啦。”凤凰儿笑嘻嘻地站起邀功。她被挟持后一直在等待机会，可杨荆等人的功夫她信不过，等到老爹回来，这才一击而中。

“胡闹！”霍四海一把抓过她的手腕，仔细察看，又搜去她身上另外的两枚针，这才安心。他刚想数落这孩子胆子忒大，凤凰儿已自吹自擂开了：“爹你放心，我用布包着毒针，伤不了我。”

霍四海板着脸道：“这是喂了剧毒的暗器，杜得峰的肩膀保不住了。也怪我昨夜疏忽，这下又结了梁子。”

凤凰儿笑得阳光灿烂：“爹，他是坏人，好人不就是该杀坏人的吗？”

霍四海摇头道：“丫头你懂什么？我已伤了他两个兄弟，做人不能赶尽杀绝，须留余地……”话训了一半，眼前一花，竟自晕倒。琴娘惊呼一声，见他胸口的伤痕转瞬间流出的净是黑血，忙不迭地吩咐杨荆等人把霍四海搬到屋内，又着人去请大夫。

“琴娘，这是我摸来的。”凤凰儿在床边探看父亲的伤势，递上一堆东西。有几两碎银、一个小纸包、一把钥匙和一些细碎杂物，她



被杜得峰抓到时还真没闲着。

琴娘大喜，翻开纸包看，见里面藏着细细的白色粉末，闻来药香馥郁。她微一沉吟，捡起杜得峰遗留下的刀，便往食指上划出个口子。

凤凰儿阻拦不及，讶然地看着她。琴娘见血渐渐变黑，用指甲挑了药粉，敷在伤口上。一阵清凉传来，麻麻痒痒的痛楚全消了，她这才放心，急忙依样为霍四海上药。

不一会儿霍四海醒转过来，得知详情，抓了琴娘的手，不忍道：“万一这不是解药……”琴娘缩回身，羞红了脸道：“总不能看着你……”

“今日你报信有功，又割手救我。”霍四海对琴娘笑道，“我要送份礼给你。”琴娘笑了笑：“不过是流了点血……”她话未说完，凤凰儿插嘴道：“我也立了大功，我有奖赏吗？”

霍四海笑呵呵地道：“有，都有。你这小丫头，居然会偷解药。”

凤凰儿眼珠儿一转，笑道：“我是小红线，我也会盗盒！”霍四海眉毛一扬，刚想说什么，凤凰儿笑眯眯地又问，“那，娘也有奖赏吗？”

霍四海的脸倏地僵住，琴娘别过头，缩了缩肩。他的声音顿时哑了两分，拍着凤凰儿的头道：“当然有，爹买了最好的香，一会儿跟爹去拜你娘。”凤凰儿笑着答应。琴娘灰了脸，记起自己陪嫁丫头的身份，说道：“我去预备水果糕点，你们带上。”

霍四海望着她的背影，嘴角抽搐，想说什么却又咽下。屋檐上风铃叮咚作响，一串扰人的声音不停，原来已起风了。

他低头去瞧凤凰儿，只见她瓜子脸儿，灵秀标致，眼波流转间活脱脱是湘妹的模样。不觉伸手抚了抚，凤凰儿乖巧地躲入老爹的大掌

中，每当霍四海灵魂出窍眼神飘忽时，她明白那是想起娘了。

那时的凤凰儿只有十岁，什么都不懂，但幼小的心灵里从此种下做偷儿的意愿。老爹是武场教头，女儿却立志做贼，凤凰儿没意识到其中的荒谬，也不知道盗贼多么为世人所不齿，相反，红线洒脱自在的绝代风华，成为她此后一生极力追求的境界。

宝靖十年，凤凰儿满十四岁，到了霍四海“钦定”她可以独自出门的年纪。那一天清早，刚吃完寿包，她就急急地告别琴娘，在腰间系了百宝囊出发了。

她的百宝囊是琴娘绣的一只钱袋，里面装了十几颗铁莲子，是老爹的徒弟们拍马屁孝敬的。老爹除了吐纳外不肯教她武功，好在师兄们得罪不起她，暗中多少传了凤凰儿一些。饶是如此，凤凰儿对初次“行走江湖”还是颇为谨慎，特意放了些昨夜赶制的独门暗器。

一出四海教场的大门，凤凰儿惬意地伸个懒腰舒展筋骨。今日既然是个好日子，理应做一番大事，让爹好好瞧瞧才是。一想到此处，她整理好衣衫，精神抖擞地向江陵的城中地区进发。

以她的想法，江陵富庶繁华，一定有许多宵小之辈浑水摸鱼，而城中翡翠街一带，有大酒楼翠羽楼、古玩店倚玉阁等响当当的招牌，只消在那附近转转，必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凤凰儿左转转，行侠仗义的事没来得及做，自个儿却迷了路，没一会儿就陷在数不胜数的新鲜玩意儿中。

大店铺讲究排场，处处雕朱刻翠；小铺子百货杂陈，样样玲珑奇巧。走进绸缎店比比罗纱、彩绮，在铜铁器摊上摸摸铜铤、火钳，再赏赏金银首饰明媚的艳，闻闻胭脂水粉沁人的香，耳边时不时响过小贩的一句吆喝：“哎——夹肉馍馍！”“五香——茶干！”这人间的热闹，竟是百十双眼也不够看的。